

詹全友 何海涛 编著



(1672 ~ 1725)

彼得大帝传

ПЕТР ВЕЛИКИЙ

湖北辞书出版社

引 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1672—1725），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代沙皇，史称彼得一世或彼得大帝，被认为是俄国最杰出的沙皇。

1672年5月30日，彼得出生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4岁时，他的父亲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病逝，由异母长兄费多尔继位。费多尔体弱多病，1682年也撒手归西。为了争夺皇位，各派贵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10岁的彼得及其20岁的异母兄弟伊凡同时被拥立为沙皇。由于彼得年幼、伊凡痴呆，聪明能干且野心勃勃的异母姐姐索菲亚乘机成了摄政王。

在索菲亚摄政的7年间，彼得和母亲被赶到距克里姆林宫7公里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居住。彼得从小体魄强健、天资聪颖，体力和智力过人。他不仅亲自参加劳动，学到了诸如木工、石匠、铁匠等10多种技艺，同

时，他还酷爱军事游戏，并为此组织了游戏兵，这些游戏兵后来成了俄国近卫军和正规军的核心。其中，不少人还成了“彼得帮”的重要成员。彼得还经常和外国侨民来往，向他们学习数学、航海等知识，深受西欧文化的影响。

随着彼得年龄的增长，索菲亚也越来越感到恐惧。她害怕自己当女皇的野心无法实现。1689年，她策动射击军政变，预谋干掉彼得。彼得事先得知消息后，在游戏兵和一些贵族的支持下，夺回了政权，并把索菲亚关进修道院。他把国事交给母亲掌管，自己仍然沉溺于各种游戏活动中。而年弱多病、智力低下的伊凡实际上已不再参政，并于1696年去世。

1695年，彼得终于从游戏活动中醒悟，正式开始了他的“伟业”。但此时，彼得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俄国是个内陆国家，同西欧先进国家相比，各个方面都十分落后：农奴制盛行，生产技术水平低下，行政制度腐败无能，国防力量薄弱，社会文化生活充满了中世纪的愚昧气息。此外，在南方、西方、北方都有强敌对峙，使它不能同外国进行自由贸易：鞑靼人和土耳其人控制着黑海；瑞典人控制着波罗的海，占据着沿岸大片土地。彼得认识到，俄国要强盛，就必须有出海口。他宣称“水域——这是俄国需要的”。为夺取黑海出海口，彼得先后于1695年、1696年两次进兵亚速，同土耳其作战。虽然攻克了亚速，但好景不长，在1711年与土耳其的普鲁特会战中战败，只好把亚速归还原主。

1697年，彼得派遣一个“高级使团”赴西欧考察，并寻找反土同盟者。他自己也化名随使团同行，自称“我是

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彼得一路勤奋好学，在荷兰的船厂学习造船技术，在英国研究造船理论。在国外游历期间，虽然反土同盟未能结成，但彼得对波罗的海各国的政治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利用瑞典与丹麦、波兰之间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参加了丹麦和波兰的反瑞同盟。

1700年，彼得率领他的军队开始了历时21年的反瑞典的“北方战争”。1721年，瑞典被击败，签订了尼什塔特条约，俄国取得了芬兰湾和里加湾等地，获得了北方的出海口。同年，元老院封彼得为“大帝”和“国父”。俄国正式成为俄罗斯帝国。

1722年彼得远征波斯，1723年，双方签订彼得堡条约，俄国又强占了里海西、南部大片土地。

彼得侵略成性，被恩格斯称为“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

在进行对外扩张期间，彼得在国内也积极推行欧化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

政治上，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彼得对俄国的行政机构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1711年，彼得建立了由9人组成的元老院，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无形中废除了庸碌无为的贵族杜马。1713年，彼得把首都由莫斯科迁到彼得堡。1718年，受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思想影响，对国家行政机构进行了全面改革。他把国家行政机构分成9个院，分别负责处理外交、陆军、海军、财政、工业、商业、司法等政务，使各项行政工作职责分明，效率显著提高。1721年，彼得又废除了大主教，设立宗教事务管理

局，负责管理教会，把教权直接置于皇权之下。1722年，设立总监察官，并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同年，彼得发布了“官秩表”，改按出身而定的“官阶”制度为论功取仕的办法，从而使一些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才充实到了贵族队伍之中。经过一番改革，俄国从上到下建立起一整套由彼得直接控制的统治机构。

经济上，彼得通过贷款和提供劳动力等优惠办法，大力发展工业，为俄国奠定了工业基础，生铁产量不仅能满足本国需要，还能向国外输出。对外贸易方面，彼得实行保护关税政策。1714年，他发布指示：“凡国内能够生产的产品，一律提高关税税率”，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

军事方面，彼得投入了最多的心血。通过征兵、造船、造炮等一系列措施，终于建立起了一支由步、骑、炮、工兵组成的20多万人的正规军和一支由48艘战舰、大批快艇和2.8万名水兵组成的海军舰队，使俄国跃居军事强国之列。

文化教育方面，彼得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开办了工科、医科、外语学校和航海学校、海军学院等，对贵族子弟实行强迫教育。此外，他还建立了俄国第一个印刷所、博物馆、图书馆、剧院。1703年，创办了第一份全俄报纸《新闻报》。1724年，开始筹建科学院。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也尽量使他的国家“西欧化”，掀起“割须换袍”运动，举办新式舞会，提倡文明的礼仪和社交活动。

彼得的改革使俄国成了欧洲的强国，客观上，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但是，彼得的改革也引起了旧贵族和大僧侣的强烈不满。在他们的策动下，彼

得的长子、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也反对改革。彼得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不惜置阿列克谢于死地。不过，由于彼得的改革是在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奴的基础上进行的，人民群众承担了改革和战争的全部负担，因此，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人民起义连绵不断。在1705—1708年，连续爆发了阿斯特拉罕、巴什基尔和布拉文起义。对此，彼得采取了高压政策，残酷地镇压人民的反抗。

彼得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1689年，由于母命难违，被迫与美女叶芙朵基雅·洛普欣娜结婚。由于没有感情，加之这之前彼得已有情人安娜·蒙斯，故于1696年提出离婚，1698年，彼得强行把她送进苏兹达尔修道院。第二次是1712年，彼得与同居多年的叶卡捷琳娜结婚，并把叶氏册封为俄国女皇，以继承和继续自己的“伟业”。

彼得性格复杂，集各种矛盾现象于一身。一方面，他决心要向先进的西欧各国学习，但又不肯放下架子，在“高级使团”出访期间时而作威作福，时而表现得滑稽可笑。一方面，他刮起十二级飓风，唤醒了沉睡的俄国，使闭关锁国、愚昧落后的俄国一跃而成为欧洲强国，然而走的却是穷兵黩武、发动侵略战争、把广大人民群众拖入苦难深渊的道路。他不仅是革新的倡导者，还身体力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战场上做一名普通的炮手，却又生性残暴、嗜血成性，在行刑中竟与刽子手一比高低。他把教会踩在脚下，使自己成为“最高牧首”，却又自我嘲讽，常常以一个小人物面目出现，在假沙皇假教皇面前匍匐下跪。他不重衣饰，处处精打细算，却又动辄大摆筵席、

饕餮纵欲、寻欢作乐。他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只准自己有数不清的情人，却对妻子们的情人大加杀戮。由于性病等多种疾病缠身，卒于 1725 年 1 月 28 日，时年 53 岁。

一、充满刺激的童年

谁登基为王？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即未来的彼得大帝，出生于1672年5月30日。他虽然不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长子，但他的降世，却受到了举国上下异常隆重的欢迎。这一天，克里姆林宫内圣母升天大教堂里的巨钟首先当当响起，打破了京城清晨的寂静，随即莫斯科各教堂和修道院的几百口大钟也应声而起，交相轰鸣，庄严的祈祷声不绝于耳。人们用这种传统的方式祝贺皇室添丁进口。

这一天，沙皇照例举行了传统的仪式，他派出专使首先向大主教，随后又向由显赫贵族组成的贵族杜马的成员和巨商大贾昭示自己的“大喜”。心满意足的沙皇还赦免了一些罪犯，解除了国家债务人的债务，叫侍从们把伏

特加酒整桶整桶地分给贵族，循例给皇后的父亲和内戚加官晋爵。一个月后，又在克里姆林宫多棱殿举办了有400人参加、备有120种菜肴的盛大满月宴会。宴会结束时安排的餐后点心十分丰盛：一个刻着国徽的大姜饼，一只裹着冰糖的大雄鹰，用糖汁浸渍的一只金丝雀和一只鹦鹉，一个超过40公斤重的彩绘的糖人头像，最后是一座用各色糖果甜食制成的有围墙、城楼、大炮，甚至还有步行和骑马将士的克里姆林宫。客人们贪婪地吞咽着诱人的甜食。杂技、舞蹈演员在一旁表演助兴。当然，沙皇的宴席是不能让客人白吃的，来宾献给新生皇儿的礼物也非常丰富，有水晶杯、大型高脚酒杯、金酒盅、宝石戒指等贵重礼物。

沙皇这样大操大办，是有特殊原因的。首先是占星先生们的话让他感到极为高兴。彼得出生时，被召来的占星先生们一致预言他的前途不可限量。因为彼得的星象不仅与火星相毗邻，而且，就在他出世的那一天，作为一个明显的预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军队在著名大将孔代和元帅蒂雷纳的率领下正准备横渡莱茵河，这说明新生婴儿将走上一条节节胜利战争道路。

最为重要的是，长期困扰沙皇的一块心病终于因彼得的降临而冰消雪融。沙皇有过两次婚姻，他的第一位妻子出身于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名叫玛丽亚·伊莉尼奇娜·米洛斯拉夫斯卡雅。这位勤于侍君又善于生育的皇后，在21年里，给沙皇生下了11个子女，几乎是两年一个。可是说来也奇怪，5个儿子个个孱弱多病，其中有3个幼年夭折。剩下的两个儿子，大的叫费多尔，这一年他

刚满 10 岁，还算聪明，然而，却单薄瘦弱，双脚浮肿，难以举步，以至于总有几个医生守护左右，当时的医学家们确诊他患的是“坏血病”，看来他难以承受皇袍的重量；小的叫伊凡，他是一个身心衰颓、双眼几近失明的孩子，尽管已经快 6 岁了，但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词不达意，智力远逊于同龄儿童。沙皇一想到要把自己的宝座传给这样的儿子，内心就战栗不已。沙皇的 6 个女儿倒是个个长得结实健壮，她们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聪明、狡诈、精力充沛的 15 岁的索菲亚。她在西米昂·波洛茨基教导之下，学习波兰文，读波兰书，常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但是沙皇不愿把王位传给裙钗之辈，他希望有个身强力壮、头脑清醒的男性继承人。本来，妻子还能继续生育，但不幸的是，她于 1669 年 3 月 14 日离开了人世。

沙皇身材矮胖，蓄着长胡须，朱红色的嘴唇深藏在下垂的两道小胡子里面，目光严峻，一个大得出奇的鼻子镶嵌在脸上。他平时身着一件沉甸甸的镶有红绿宝石和珍珠的锦缎袍子，显得有点耸肩缩颈；头戴一顶圆锥形的无边软帽，帽沿上镶着黑貂皮，顶上竖着一个十字架；右手握着象征王权的拐杖，左手托着象征主权的地球仪。他为人虔诚，温和宽厚，但优柔寡断，迟钝怠惰，谨小慎微。空荡荡的御床使他黯然神伤。他一方面深深眷恋逝去的妻子，另一方面又一直犹豫是否应该再娶，他毕竟才 40 岁。经过两年鳏居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为了国家应该再次结婚。

1671 年 1 月 22 日，42 岁的沙皇与 20 岁的纳塔利亚举行婚礼。一夜之间，靠已故皇后玛丽亚取得恩宠地位的

庞大而野心勃勃的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即让位于与新皇后纳塔利亚相联系的同样庞大而野心勃勃的纳雷什金家族。一年零四个多月后，纳塔利亚生下彼得，沙皇的心愿终于获得满足。正如他期待的那样，彼得是一个健壮、英俊、活泼的无可挑剔的孩子，为这样的孩子大肆铺张，无疑是值得的。

彼得4岁以前的生活宁静、甜蜜。在这段时间里，他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彼得有两个乳娘，都是从各级官吏的妻室中挑选出来的性情温和、端庄正派、乳汁丰富甜美、身体健康的年轻女人，所以他很晚才断奶。另外，他的内室摆满了玩具：木马、小炮、皮鼓、特制乐器、弓箭、铃铛等，真是应有尽有。他还有一辆小小的镀金马车。他常常跟随父母，坐在几匹小马拉着的小马车里，后面簇拥着一群步行和骑马的侏儒，到修道院做祷告，或者到乡下长住一段时间。彼得一岁和两岁的时候，母亲又给他生了两个漂亮而结实的妹妹。一个妹妹叫费多拉（1673—1678），一个妹妹叫纳塔利亚（1674—1716）。然而这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很快就过去了。1676年1月29日晚上，沙皇病逝。弥留之际，他没有忘记交代后事，他用衰竭的嗓音命令将王位传给刚满14岁的费多尔。

缙绅会议（由大贵族、官吏贵族、僧侣阶层和城市商人上层分子组成的代表会议）立即开会，按照死者的遗愿，推举索菲亚和伊凡的亲兄弟、彼得的异母兄长费多尔为沙皇，并于同年6月21日举行了加冕大典。亲自参加了大典的荷兰外交代表范·凯勒对当时的热闹场面做了如下描述：“达官贵人和朝臣们都穿上了镶金嵌银的华丽

服装，其中不少人的衣服上和高高的无边软帽上还绣有丰富多彩的图案和装饰着无数的珍珠。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多尔戈鲁基亲王把大捧的金币和银币撒给麇集在那儿的老百姓，形形色色的人们声嘶力竭地喊着，祝愿亲王万事亨通。有些人因急于抢捡钱币，竟被乱脚踩死。”庆祝费多尔三世登基的钟声余音未散，应邀出席加冕宴会的贵族们胡须上的蜂蜜酒刚刚挥发干净，纳雷什金家族的恶运就接踵而至。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又恢复了往日的荣耀，他们赶走了纳雷什金家族的所有人。首当其冲的是皇后纳塔利亚的养父兼监护人马特维耶夫，一开始，他被流放到维尔霍图里耶市，随后便被监禁在普斯托泽尔斯克。皇后的哥哥伊凡·纳雷什金也被逐出了莫斯科。至于皇后本人，她险些被终身监禁在修道院内，最后，她和她的子女被赶到距克里姆林宫 7 公里的亚乌兹河畔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行宫。

沙皇费多尔性情温和，善于思考，能说拉丁语和波兰语，但体弱多病，不堪国务重担，就把处理国务的大权托付给姐姐索菲亚的情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津公爵。费多尔结过两次婚，1680 年，19 岁的费多尔娶了阿加塔·戈鲁切夫斯卡亚，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不幸的是，1681 年儿子和妻子都先后死去。随即他又第二次结婚，娶玛尔泰·阿普拉辛娜为妻，第二个妻子生下的女儿也很快死去。费多尔的身体每况愈下，并为没有子嗣深感沮丧。让谁来继承王位呢？费多尔在病床上不止一次地考虑这个令人心烦的问题。弟弟伊凡？虽然他在 1682 年快 16 岁了，但神志不清、体弱多病的他能胜任吗？异母弟弟

彼得，虽然聪明、健康、活泼，但他还不到10岁，让他继承王位令人放心吗？费多尔犹豫不决，一直保持沉默，这使得克里姆林宫的气氛格外紧张，不仅各家族的人紧张地期待着他的遗嘱，就是整个莫斯科也都在等待他的抉择，注视着克里姆林宫的一举一动。

此时的克里姆林宫内，一场重大的阴谋正在酝酿着。这场阴谋来自于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以索菲亚的舅父、号称“凶神”的领主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为首，其核心人物是索菲亚。索菲亚虽是女流之辈，但她不甘于寂寞，不愿意像她的姐妹们那样默默无闻、无声无息地生活着。她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富于权术且野心勃勃。她虽长相丑陋、肥胖出奇，但这并没有使她谦卑自惭，反而更激起她占有权力的强烈欲望。面对弟弟费多尔的沉默，她坐立不安，因为她深知，按照惯例，没有后代的费多尔一死，王位非伊凡莫属。可现在费多尔迟迟不表态，显然，他心不在伊凡而在彼得，他只是顾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势力，才没有公开说出“彼得是王位继承人”这句话。为了使“傻瓜”伊凡登上王位，而由自己掌握实权，她积极行动起来。她借口照顾病人，把费多尔隔离起来，甚至把他年轻的妻子也撵出病房，自己则寸步不离他的床边，反复向他灌输让伊凡继位，由自己来保护他，临朝摄政的想法。尽管费多尔病入膏肓，然而他并没有糊涂，他不为姐姐言语所动，把秘密带进了棺材。

1682年4月27日凌晨4时，费多尔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年21岁。

在一阵丧钟声中，大主教若阿辛局促不安地从停放

尸体的房间走出来，在皇宫的一间大厅里，他望着匆忙赶来的缙绅会议代表，要求他们立即答复他提出的问题：既然已故沙皇没有确定他的继承人，那么伊凡和彼得两位王子当中，究竟该由谁登基为王？大主教最后强调说：“谁听任个人的偏见指导自己的行动，就让谁得到犹太的下场。”最后，确定彼得为沙皇，称彼得一世。当时，许多闻讯赶来的人们挤在“红外廊”的雄伟宽阔的阶梯前，等待大主教宣布结果。不一会儿，只见大主教在缙绅会议代表的簇拥下来到他们面前，正式宣布，代表一致推举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为沙皇。人们狂喜异常，他们终于等到了满意的结果，他们高喊着散开了，回到住处一边向别人传播好消息，一边畅饮伏特加酒。顿时，丧事变成了喜事。

大主教又率领大家回到宫中，向未满 10 岁的小彼得祝福，然后命人小心翼翼地把惊异的彼得扶到比他个头大得多的御座上。所有在场的人都列队从年幼的沙皇面前走过，向他宣誓并吻他的手。索菲亚强压着怒火，不得和别人一样，向彼得宣誓效忠。皇后纳塔利亚循例摄政。在交织着荣誉和仇恨、恐惧和希望的一片混乱中，她显得格外温和、软弱，无所作为，只会用祷告盼望儿子周围的种种纷争很快得到平息。由于她和她的家族不谙执掌朝政之道，加之彼得年幼，未能组织起有足够威信和强有力的政府，这就为索菲亚上台提供了良机。

阴谋与暴力

彼得成为沙皇后，索菲亚并没有死心，在她和情人戈利津努力下，不仅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骨干分子如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等人支持她，就连令人生畏的射击军也被煽动起来，成为索菲亚最有力的后盾和冲锋陷阵的主力军。

射击军是伊凡雷帝于1550年建立的装备火器的常备军，又称弓箭队、火枪队，有20个团，每团1千人。成员主要来自市民，大部分驻扎在莫斯科。成立之初，射击军纪律较好，并因在几次战斗中立过战功，为伊凡雷帝所赏识，而享有特殊的优厚待遇。他们驻在指定的营区内，平时接受军事训练，着统一的军服，住房、装备和薪饷全部由国家供给，同时他们有经商、从事小手工业而不办执照和不纳税的权利。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射击军的地位相当于御林军，同样享有重要的特权，并经常得到沙皇的赏赐。到他的儿子费多尔当政时，射击军失去了一些重要特权（不担任城市勤务、免税贸易权），致使射击军普通士兵的境遇显著地恶化。同时，射击军长官拖欠、克扣士兵薪饷、中饱私囊，士兵们稍有过失就受到他们残酷的惩罚，他们随心所欲地支使士兵替他们办理私事。射击军士兵怨声载道，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1682年4月30日，即彼得继位的第四天，射击军士兵开到皇宫请愿，要求把那些偷他们钱财、强迫他们劳动的不得人心的指挥官交给他们处置，他们威胁道，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内按他们的要求做，他们就起来造反。惊慌

失措的女摄政决定起用被放逐的养父马特维耶夫为辅弼，命令他马上从流放地回京。然而，他却迟迟未到，而时间则越来越紧迫。为了平息射击军的骚动，她采纳了贵族杜马提出的错误主张，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射击军的16个团长被罢官，并受到鞭笞。鞭笞持续了数日，每次两个小时。最后，指挥官们不得不俯首认罪，交出全部钱财，停止对士兵的强制性劳动。射击军士兵离开后，女摄政和纳雷什金家族以为灾祸已经过去，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殊不知更猛烈的骚动、更大的灾难正在步步逼近他们。

索菲亚和她的同谋们怀着魔鬼般的恶意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这时，他们认为机会已经来临，于是，他们聚集在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家里，经过长时间讨论，确定了为夺取王位应该除掉的纳雷什金家族成员和该家族朋友的名单；还召见了被收买的密探，交给他们明确的任务。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费多尔是被纳雷什金家族毒死的，伊凡王子正被虐待且生命受到威胁，彼得不是老沙皇的儿子等等。另外，索菲亚和心腹们还收买了一大批人，制造事端并嫁祸于纳雷什金家族。这些假象给射击军士兵造成一种错觉，认为“索菲亚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才是自己的保护者”，19个团的射击军成了索菲亚的工具。

马特维耶夫终于回到了莫斯科，他一踏进克里姆林宫，便觉察到事态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682年5月15日，有人传言纳雷什金家族杀死了伊凡王子，同时，射击军也接到了应被处死的人员名单。于

是，19个团的射击军按照“预定的计谋”走出营房，敲响警钟，拿起武器，摇旗击鼓，狂呼着“杀死叛徒”冲向克里姆林宫。为了让这些射击军了解真相，平息他们的愤怒情绪和防止事态的恶化，吓得半死的纳塔利亚出现在“红外廊”上，站在她两边的是彼得和伊凡王子，身后，站着若阿辛大主教、马特维耶夫、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和贵族杜马成员。这就是彼得和射击军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台下是怒不可遏的人群，台上是惊恐万状的小彼得。

纳塔利亚尽力提高嗓门说道：“这是沙皇彼得和伊凡王子，上帝保佑，他俩生活得很好。请大家相信，宫中没有叛徒，也没有人想杀死伊凡王子。”一看见沙皇彼得和安然无恙的伊凡王子，下面的人群愣住了，不出声了，高举的手臂也垂了下来。马特维耶夫见形势有了转机，马上从“红外廊”上走下来，以友好而又严峻的态度，对射击军发表讲话，谈到他们过去屡建战功，并劝告他们要忠于彼得一世。大主教也趁热打铁，他以全能上帝的名义要求他们撤离。拥挤的人群开始动摇了，一些人准备离开了。突然，射击军的行政长官多尔戈鲁基跑下台阶，他提高嗓门辱骂他们，勒令他们立即返回营区，还恐吓道，要用最严厉的办法制裁他们。这一笨拙的做法好比一颗火星，把行将熄灭的火又重新点燃了。戈利津公爵抓住机会，趁势煽动，射击军立即又愤怒起来。他们一把揪住多尔戈鲁基的腰带，撕碎了他的衣服，多尔戈鲁基挣扎着跑回楼上。他们追赶上去，他被抛到空中，叉开四肢掉了下来，他那笨重肥胖的身体重重地砸在林立的枪尖上，射击军还不